



## 大会

第四十九届会议

正式记录

## 第五十次逐字记录

1994年11月3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安萨里先生(副主席) ..... (印度)  
 嗣后: 祖哈尔里帕先生(副主席) ..... (奥地利)  
 嗣后: 比格曼先生(副主席) ..... (荷兰)

主席缺席, 副主席安萨里先生(印度)主持会议。

上午10时20分开会

## 议程项目45

## 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谨通知各位代表, 在就这一议程项目进行协商后, 并且考虑到1993年11月16日大会第48/806号决定, 已经提议大会推迟对本项目的审议, 并把该项目列入第五十届会议临时议程。

因此, 我是否可以认为, 大会考虑到第48/408号决议, 希望延迟对这一项目的审议, 并把它列入第五十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 大会就此结束对议程项目45的审议。

## 议程项目39

##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 决议草案(A/49/L.14/Rev.1)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请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代表介绍决议草案。

萨西尔贝先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英语发言): 首先请允许我祝贺埃西先生担任大会主席。甚至在第四十九届会议目前这一较早的阶段, 他的奉献精神 and 领导才干已经在产生影响。

我要代表各提案国介绍题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的决议草案A/49/L.14/Rev.1。

该决议草案遵循了大会前两届会议确定的先例。它既促进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 又鼓励采取维护这些原则所必需的切实措施。同时, 与以往的决议草案相比, 这一决议草案对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和平和我们参加联合国的各成员遵循的原则的完整来说确实更为重要。

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 侵略、违反人权行为在继续进行, 人们在继续受苦, 同时道德和法治正日益受到排斥。同时, 和平、甚至是实现和平的必要措施,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遥远。

今天我国大约三分之二的国土遭到野蛮占领。在过去5个月中, 最后留在被占领土上的5万名波斯尼亚穆斯林和克族, 其中大多数是老人和妇女, 遭到了有计划的残暴

94-86885 (c)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 由有关代表团的成员一人署名, 在本记录印发日期后的一星期内送交逐字记录科科长(C-178室)。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遇记录和/或唱名表决结果后附有星号时请参阅记录附件。

对待和“种族清洗”。尽管人道主义援助人员和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作出了最坚定的努力,我国许多地区的苦难实际上有增无减。

近两年前,斯雷布雷尼察成了对平民进行血腥炮击和射击的同义词。现在这一城市遭到了另一种形式的更为隐蔽、更精心预谋的残暴攻击和扼杀。斯雷布雷尼察人民现在不仅得不到足够的食物和药品,而且也得不到生存所必需的基本卫生和营养。由于塞族部队阻止外界了解这种“种族清洗”的新技巧和慢性谋杀,当地老百姓染上了一种现代生活环境中所没有的可怕疾病。造成这种疾病的原因是得不到食盐、洗涤剂、肥皂和其他必需品而带来的生理和心理影响。这似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列宁格勒和欧洲黑暗的中世纪人们避之惟恐不及的殖民地结合而成的产物。

安全理事会为尽量减少违反人权行为、苦难和侵略而正式通过的机制受到有系统地忽视和操纵,并被故意忘却。要求采取“必要措施”来运送人道主义救济物品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如第770(1992)号决议,甚至关于“安全区”的决议——安全理事会第819(1993)、第824(1993)和第836(1993)号决议——已成为遗物,好象这些决议是国际联盟通过的,而不是联合国通过的。同样,为维护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而通过的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不久前还被吹嘘为预示着新的决心和承诺。但是,这些决议现在被放置在冰冷的文件箱里,好象被放入了拥挤不堪的各种原则的陈尸所,等待最后埋葬和宣读满篇尽是借口的悼词。现在时机已到,不仅应拯救各种实际和法律的机制,因为它们为波斯尼亚的希望,而且应给被视为当然或往往受忽视的原则注入新的活力。

该决议草案长达50多段,但只有2段处理武器禁运问题。这不是一项关于武器禁运的决议草案。这项决议草案阐述各项关键性原则、推动和平努力、带来成功的希望和敦促采取切实措施,减轻“种族清洗”,有系统的违反人权行为和蓄意制造的痛苦的影响。是的,该决议草案确实敦促安全理事会考虑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政府免受武器禁运无法预测和不公正的后果,认为这是在寻求和平方面早应采取的一项决定性步骤。

遗憾的是,我将不得不用很大的篇幅集中谈论武器禁运一事,因为对这一因素的注意受到了该决议草案中其他

因素的极大影响。但是,我必须提醒准备支持这一决议草案所体现的法律和道义原则的与会代表,这些原则不会自动生效,事实上,这些原则将使我们面临艰难的选择。

顺便提一下,我们不应幻想,甚至这些原则会得到大会各成员所代表的各国政府的普遍支持。某些人希望将这些原则的适用性局限在应急的范围,从而将我们许多国家,包括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贬为《联合国宪章》下国际大家庭中的三等地位国家。

今天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昨天是捷克斯洛伐克和埃塞俄比亚。对这两个国家实行双重标准成为国际联盟跨台的原因。明天几乎可以是我们的任何国家。

我们原来希望,国际社会会毫不含糊地保护我国,禁止侵略和违反人权行为并结束成为攻击目标的我国平民的苦难。遗憾的是,国际社会并没有这样做。如果国际社会不准备寻求和平,那么,我们必须重新行使我们的权利,要求我们自己完成这一任务。

我们的确感谢许多个人、非政府组织和国家以及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和联保部队经过努力提供的援助和支持,尤其是人道主义救济。

与其他人、如卢旺达人的苦难和困难相比,我们确实感到幸运。同时,某些人似乎要把这种反应当作一种咒语,使我们陷入永无休止的战争,只以人道主义援助的形式提供象征性的救济,以缓解局势。

如果有人问我们,我们自己会作出艰难的选择。但是,现在并没有人问我们,相反,却有人在向我们发号施令。

我们要明确表示:如果让我们在联保部队继续发挥作用和有效解除对我国政府实施的武器禁运之间作出选择,我们选择解除武器禁运,以直接对付继续造成侵略的根源。必竟是因为我们在武器的质量和数量上处于劣势才使这一侵略得以继续,才迫使联保部队和其他方面不得不提供宝贵的援助,以减轻痛苦的后果。

我们不能指望国际社会无限期地为我们提供食物,我们也不要要求别人为我们打仗。但是,我们确实指望我们的

自卫权得到尊重,我们控制自己命运的愿望一劳永逸地得到尊重。

有些人说,如果取消对我们共和国的武器禁运,那么我们很快就会遇到更加强大的军事力量并且被击垮。这种论调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在这场侵略开始时就处于最不利的地位,我们的军队和平民现在和过去任何时候都没有得到塞族人的怜悯,他们的攻击也没有任何收敛。不管怎样,对于这一风险我们必须自己作出决定。不能由他人来决定--他们似乎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而采取行动。

现在有些人说,实际上波斯尼亚人已经太强,他们不需要更多的自卫武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这个国家的三分之二仍然被占领,包括它的首都在内的城市仍然遭到围困,它的居民继续遭受无比严重的罪行和痛苦,它的敌人拒绝接受国际上提出的和平计划,在这样的情况下说我们已经太强的确是在逃避现实。

更确切地说,这种说法与我们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会员的地位和我们的主权及领土完整是相抵触的。

坦率地说,我们怀疑这里有一种更加玩世不恭的理论在起作用。一些人认为,由于合法性和道义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方面,而塞族人一方有军事力量,因此存在确保一项解决办法的必要的对称或平衡。我恐怕我们独占合法性和道义只是使我们成为受害者,而塞族一方则没有看到有任何理由要在这一可见的平衡中约束它的军事优势。

从各个方面来讲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都彻底失败了。我们再次要问:如果军事力量被合法化,用来抗衡合法性和道义,以胁迫人们接受任何解决办法,那么我们是在坚持什么样的《联合国宪章》和法律原则?

1994年9月27日,我国总统阿利雅·伊泽特贝戈维奇先生来到大会提出了一项妥协,即安全理事会在法律上解除武器禁运,但把实际上的实施,即事实上的实施推迟6个月。实际上,所提出的这一妥协已载于大会面前决议草案的案文中。我们提出这一妥协的目的在于尽量加大对戈拉日德塞族人的压力,使其它接受并执行联系小组的和平

计划,同时使压力有更多的时间产生影响,然后在事实上取消禁运。我们还把这看作是协调我们所有各方--波斯尼亚人、联系小组、安全理事会、联保部队的部队派遣国和国际社会其他方面所作努力的最有效办法,以谋求实现和平,以此作为一个手段尽可能缩小对联保部队和其他方面人道主义努力的潜在不利影响。

不幸的是,我们的建议被误述为害怕和犹豫不决的一种迹象。并非如此。正如我们已指出的那样,如果可以选择的话,那么我们会很清楚应该这么做,即使立即实施正处于争论之中。我们提出的妥协表明,我们致力于利用实现和平的各种办法,并尽可能缩小潜在的不利影响。

作为其实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和平的计划的一部分,联系小组本身提出,鉴于戈拉日德塞族人拒绝和平建议,应该取消武器禁运。尽管这项和平计划要求我们作出最困难,甚至是不公正的让步,我们仍然接受了这项计划。戈拉日德塞族人拒绝接受这项和平计划,他们认为他们拥有维持占领和现状的军事力量手段。

今天,我们重申我们提议将实际解除武器禁运推迟6个月,但是永远不能实现的许诺不再能使我们得到安慰,事实上它们也许就象彩虹的末端一样可望而不可及。的确,如果有具体的迹象表明朝着实现和平取得了进展,包括戈拉日德的塞族人接受联系小组的和平计划,那么我们的确会同意进一步推迟解除禁运。

我们再次要问:同时也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联系小组所有成员(美国除外),即法国、联合王国和俄罗斯联邦什么时候才会最后履行它们解除武器禁运的承诺?它们再次说,时机还不太成熟,还没有利用所有其他的办法。但是过去两年在安全理事会的辩论中它们每一次回答这个问题时总是说“还不是时候。”

我们当然可以看出一直这样做的更为险恶的动机,但是我们只是要避免我们的善意和对和平的承诺无限期地被利用。

在我们许多文化和民族中,彩虹是希望的象征。至今两年半来,有人一直要我们沿着通向彩虹末端,通向和平的道路走下去。两年半来,随着和平努力被拒绝,侵略仍

然继续,我们被告知不是今天,也许明天将是最终解除对受害者的武器禁运以便使我们能够自卫的时候。

我们已厌倦追逐彩虹的末端。事实上,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上空甚至没有一点彩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仍然处在战争、种族清洗、围困和痛苦的暴风雨之中。请不要再向我们许诺任何存在于彩虹末端的机遇。我们只希望结束席卷我们整个共和国的暴风雨。

拉扎利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局势依然是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国际危机。几乎三年过去了,但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发生的大肆屠杀和残暴的侵略以及“种族清洗”行径仍然没有得到解决。1991年6月以来,有20万到30万人死亡,270万人沦为难民。估计有5万名波斯尼亚妇女在一场有计划的污辱和心理恐怖行动中被塞尔维亚士兵强奸。如果说联合国真正是遭受恐吓人们和被围困民族最后求助的地方,那么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难道不应应对这些可怕的悲剧感到一点内疚吗?

我们今天在这里举行的辩论不能只是表示我们的痛苦。我们向塞族人、各个大国和安全理事会发出的信息应该是有力和明确的:我们不接受用武力夺取领土,种族灭绝的肇事者和侵犯人权者将被绳之以法,国际社会集体决心要捍卫法治。我们还必须提醒安理会根据《宪章》它有恢复和平与安全的义务,它有必要根据第五十一条重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拥有自卫的固有权利。

安全理事会就这个问题所通过的决议超过了63项,大会已通过了17项决议。但是所有这些决议只是在纸面上提出警告:它们对实地的局势的影响甚微。

我们一再说,安全理事会能够而且必须采取行动结束这场冲突。安理会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上不采取行动同它对世界其他地区作出的相对成功的决定和采取的行动相比情况甚为可悲。是缺乏能力、资源还是缺乏领导和政治意愿导致未能利用所有必要的手段成功处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局势?

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上,安理会遇到了某些主要大国由于各怀相互竞争的特别利益而存在的严重分

歧,这已是公开的秘密。这些国家在人权和民主问题上大唱高调,它们似乎对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发生的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和侵略及种族灭绝行为无动于衷。

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先生指出,波斯尼亚塞族部队的无情军事行动,将根据安全理事会第836(1993)号决议所指定的联合国安全区变成了受围困地区。实际上,联合国安全区、特别是萨拉热窝,已成为塞族大炮和迫击炮肆意袭击的公开目标。

所以,塞族人继续公开蔑视安全理事会决议,是毫不奇怪的。侵略者毫不害怕它们将因违反国际法和侵犯人权而受到惩罚。据报道,塞族人解除联合国部队的武装并予以侮辱,向他们乱射,偷走在他们守卫下的重武器。他们在今年4月甚至把约40名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实际上予以软禁达数天,并在其门外设岗。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侵入联合国在波斯尼亚宣布的“禁飞区”,以及萨拉热窝和戈拉什德周围的重武器禁区。他们迟迟不遵守联合国本应是严格的最后期限,它还破坏停火,把许诺当作欺骗的手段而不是诺言。最后,他们堂而皇之地拒绝了西方接触小组提出的和平计划。

安全理事会于9月23日在孤注一掷的行动和政治诱使结合的情况下,通过了第943(1994)号决议,部分取消了对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制裁。我们认为仓促通过第943(1994)号决议,是对确保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正义和平的国际努力的重大挫伤。在它获得通过时,塞尔维亚赞助的对波斯尼亚人民的暴力大幅升级,重新封锁萨拉热窝并加紧在巴尼亚卢卡、比耶利纳和普里耶多尔的“种族清洗”的活动。

马来西亚代表团愿提醒安理会注意,对抗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合法政府的部队继续受益于塞尔维亚和黑山过去和目前在战争中的作用,尤其是对南斯拉夫国民军武器的继承。我们不能忽视这一事实:对大塞尔维亚的追求是由贝尔格莱德政权所设计和阐释的。

我们虽然欢迎安全理事会有关把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任期再延长6个月的第947(1994)号决议,但却对某些国家扬言如取消武器禁运,则要从联保部队撤出其部队所产生的影响深感关注。这些威胁只会使塞族人更加

胆大妄为,他们于是将会更加顽固。掌握优越战争机器的塞族人正等待联合国撤出来实现其大塞尔维亚的梦想。

同时,大会必须强调从联保部队撤出一些部队并不会结束联合国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作用。实际上,考虑到有超过63个有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决议需要安全理事会予以捍卫和执行,联合国不应考虑这种撤退。

在这方面,我们还对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提交的报告感到不安,他在报告中似乎正为联保部队的撤出作早期准备。我们决不能让波斯尼亚人听凭塞族人摆布并被联合国抛弃。国际社会负有道德义务,应继续留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马来西亚准备并承诺继续参加联保部队。

我们还必须表达我们对联保部队在维持现状中的所谓公正性的关注,这归根蒂底有利于波斯尼亚塞族人。联保部队似乎已接受了波斯尼亚塞族人的观点,即对萨拉热窝的包围及其平民作为人质的地位是合理的军事对策。它还引起一种关于联保部队害怕触犯波斯尼亚塞族人的概念。联保部队指挥部中的一些人还竟然将任何波斯尼亚的军事行动说成是有害的,而不是捍卫平民和主权利益的合理措施。确实,联保部队不能把受害者和侵略者同等对待。要求维持现状只会有利于塞族人,他们用武器和武力占领了70%的领土。关于保持联保部队的中立性等于维持现状的论点,无助于正义的事业。我国代表团也无法理解按比例报复的新概念。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或联合国对20 000至300 000人丧生及50 000波斯尼亚妇女被强奸采取了什么样的按比例报复?

我们赞扬39 795名维持和平人员及36个作出贡献的国家的政府。国际社会必须继续保持警惕,拒绝一切以宗教为由而对某些部分的维持和平人员提出质疑的恶意企图。不应忽视一点:包括伊斯兰会议组织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维持和平人员,来自多文化和多宗教的背景。请不要以怀疑我们的正直和我们对联合国事业的承诺来侮辱我们。

马来西亚代表团愿在此强调指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领导人为寻求公正和持久解决抽作出的勇敢决定。它尽管同西方接触小组的和平计划有分歧,却为了和平与

人间痛苦的结束而接受了该计划。1994年9月27日,阿利亚·伊泽特贝戈维奇总统在大会中作出了建议把取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武器禁运推迟6个月的勇敢决定,为和平作出了最后努力。

安全理事会已开始非正式审议早应采取的具体行动,以确保武器禁运不再适用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美国发起了这一令人欢迎的举动。我们赞扬美国率先采取这一行动。

我们愿借此机会要求大会大力支持安全理事会有关该行动的决议草案,从而促成安理会予以积极审议。大会现在应表达自己支持一个不幸国家自卫权利的声音。我们希望,即将召开的安理会会议不会象1993年6月的会议那样,它将批准寻求取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武器禁运的决议草案。

同时,我们愿公开呼吁安理会的全体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支持该决议草案。我国政府尤其呼吁中国以及象新西兰、巴西、阿根廷和捷克共和国等非常任理事国以及其他不结盟成员,来确保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不再被不正当地剥夺其载于第551条的固有自卫权利。

马来西亚充分支持萨拉热窝特别协调员根据安全理事会第900(1994)号决议作出的努力。马来西亚政府迄今已向联合国恢复萨拉热窝基本公共设施信托基金捐献了1 050 000美元,并出席了于1994年9月20日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一次行动计划捐助国会议。我们希望,特别协调员将能够在冬季到来之前开始与紧急需要有关的计划的第一阶段,从而使萨拉热窝人民恢复正常生活。我们谨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和调动各种资源,以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得到重建和复兴。

最后,我国代表团愿呼吁以人类和法治的名义最广泛地支持大会有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决议草案。代表国际社会意志的大会不能忽视波斯尼亚人民的请求和困境。大会必须继我们的辩论之后,向安全理事会、主要大国和侵略者发出明确和断然的信息。如果安理会无法履行其《宪章》的责任,那么广大会员国没有其他选择,只有要求召开关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大会特别会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建议,如果没有人反对的话,就此项目进行辩论的发言者名单今天上午11点截止。

就这样决定。

霍什鲁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塞尔维亚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进行的无端的武装攻击和持续侵略以及该国穆斯林人民所处困境的持续使大会有迫切必要再次对波斯尼亚局势进行讨论。从去年以来,我们已经目睹了相当多的积极发展,并且不幸目睹了相当多的消极发展。虽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表现出最大的灵活性与调解和宽容精神,对于塞尔维亚继续表现出的顽固不化却尚未采取任何认真措施。

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这一个联合国会员国和主权独立国家所进行的显而易见的侵略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自从这场冲突爆发以来,安全理事会已经通过了许多决议,但不幸的是,这些决议并未制止侵略者继续其疯狂的行为。相反,一个国家执行单独或集体自卫的固有权利却被剥夺,而这在《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中是得到承认的。因此,由于安全理事会在面对塞尔维亚对波斯尼亚的持续侵略不能或不愿意承担责任,塞尔维亚人继续坚持其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种族灭绝行为。

全面执行安全理事会关于安全区和禁区的各项决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并且是一项全面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对塞拉热窝及其他波斯尼亚城市和安全区的围困最近已经加强,并且这些地区居民的安全已受到塞尔维亚部队的严重威胁。令人遗憾的是,安全理事会并未表现出捍卫其各项决定和面对塞尔维亚暴力与不妥协态度的恰当决心。安全区必须受到保护,并且应指示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根据安全理事会在这方面的各项决议采取必要措施。此外,安全理事会还应立即全面实施其第770(1992)号决议,以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这包括尤其是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安全区提供水、电、和燃料。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政府勇敢地接受了和平方案。波斯尼亚政府已经毫无疑问地证明了其实现和平的真诚愿望。另一方面,塞尔维亚一方在实际上拒绝了和平方案并泰然无视国际社会的意愿。实际上,安全理事

会未能采取认真措施以鼓励塞尔维亚人放弃其不妥协政策并遵循和平方案,这向侵略者及其在塞尔维亚和黑山的主子们发出了错误的信号。有充分证据表明,塞尔维亚和黑山同侵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在那里的大规模和严重侵犯人权负有责任的波斯尼亚塞族人之间存在着联系。尽管塞尔维亚和黑山对波斯尼亚塞族部队提供支持,但安全理事会以放松对其制裁给予奖励这一事实的确使我们感到痛苦。伊斯兰会议组织外交部长在今年9月在纽约召开的会议上惊恐地注意到安全理事会所通过的关于放松对塞尔维亚和黑山制裁的第943(1994)号决议。他们得出的结论现在已经被证明是现实的,该结论指出,

“…第943(1994)号决议通过是不成熟的、不及时的并无助于促进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现公正和平的努力”。

不久前,当伊泽特贝戈维奇总统在大会讲话并提出其关于对波斯尼亚的武器禁运问题的建议时,他再次表现出一种调解和通融的精神,这随后变成成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政府的一种象征。我们代表团重申其解除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实行的不公正的武器禁运的呼吁,并同时欢迎伊泽特贝戈维奇总统的讲话,并支持他提出的妥协建议。在此方面,安全理事会应宣布,第713(1991)号决议不适用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并应象伊泽特贝戈维奇总统建议中所提出的那样解除对波斯尼亚的不公正的武器禁运。未达到这一正义要求的安全理事会的任何决定都肯定会鼓励侵略者进一步犯下危害人类的罪行。不应以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撤出某些联保部队的做法来威胁波斯尼亚人民。伊斯兰国家曾多次表示它们愿意向联保部队派出更多的部队。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应考虑这一要求并做出必要的调整。

我国代表团支持建立关于起诉在前南斯拉夫领土所犯战争罪行的国际法庭的做法。鉴于目前法庭工作方面的所有拖延都已排除,能够开始司法程序了。我们希望该法庭能够立即发挥其职能,审判那些对在前南斯拉夫犯有危害人类罪行负责的人,并将其绳之以法。

在结束发言时,我谨再次重申我国政府对波斯尼亚反抗侵略、种族屠杀和“种族清洗”的斗争所给予的支持。捍卫和恢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主权、政治

独立、领土完整和统一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国代表团才与别国共同提出并强烈支持提交大会审议的关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包含各项必要因素和原则,它的通过将表明国际社会在反对塞尔维亚侵略和不妥协方面所持的共同立场。

小和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我们不幸不得不在此开会再次审议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悲惨局势。其人民正面临第四个冬季,几乎没有希望看到和平恢复,想到这一点就深为忧伤。即使部署了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在过去的3年中仍有无数无辜的平民被打死,几百万人被迫离开其家园。我们继续目睹了许多可怕的暴力行为,今年2月在萨拉热窝中央市场的大屠杀还特别清楚地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实际上,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感到绝望。

但是,如果国际社会断定局势没有希望并听之任之,又将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因为当我们评估过去一年的事态发展时,我们不能不看到事实上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已经取得了一些非常实际的进展。如果没有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提供各种人道主义和维持和平的协助,那么今天的局势将会更为糟糕到什么地步?联保部队的努力显然有效地减轻了暴力的程度并遏制了冲突。此外,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美国的调解努力,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同波斯尼亚克族之间的争端已经结束,而且相邻两族已经结成联邦。我们也不应忽视的是,联合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作出了联合努力来保护安全区,强制维持禁区,因而平息了在萨拉热窝、戈拉日德和其他城市的战斗。也许今年一个更具意义的事态发展是建立了联络小组,它提出的领土建议得到了除波斯尼亚塞族之外的所有各方的接受。最后,我不能不注意到南斯拉夫共和国总统米洛索维奇决定对国际社会的呼吁作出反应,关闭其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边界。

我谨代表日本政府借此机会高度赞扬安全理事会联络小组、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前南问题)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作出献身努力来恢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和平并向其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联保部队人员和部队派遣国也应得到我们特别的感谢和钦佩。

当然,局势非常脆弱,还要作更多的事情。但我认为重要的是,应该承认通过国际社会的一致和统一努力已经

取得的成就,以便鼓励我们在未来进一步取得这种进展并作出不懈努力。

安全理事会于1994年9月通过了第942(1994)和第943(1994)号决议,加强了对波斯尼亚塞族的经济制裁并部分取消了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制裁。如果南斯拉夫在头一百天期间履行了其义务,可以考虑进一步放松制裁的可能性。这两个决议应达到发出强烈信号的目的,即拒绝和平者将遭到孤立,而和平进程中的合作者将得到国际公认。根据这种得到日本衷心支持的办法,应该使波斯尼亚塞族意识到它在国际舞台上完全孤立,别想指望获得任何方面的援助或安慰。我们强烈敦促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继续同国际社会合作,并利用其影响劝说波斯尼亚塞族同样进行合作。此外,日本认为,互相承认国际边界是在和平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的最紧迫的必要条件。

安全理事会最近将联保部队的任期再延长六个月。由于六个月之后联保部队的未来将处于不确定状态,在这个时刻没有重大进展可能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实际上,这可能是我们实现公正和持久解决方案的最佳和最后的机会。但时间正在十分迅速地流逝,国际社会采取一致作法,必须加倍努力促进和平解决。

在这方面,日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解除武器禁运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个步骤可能使战斗升级到我们无法控制的地步,以及危及联保部队人员的安全,面对这一非常真实的危险,必须在此问题上表现出最大的谨慎。

日本坚信冲突必须通过谈判加以解决;只有这样,才会在该国全境和所有其居民之间建立牢固和持久的和平。同时,日本非常强调预防性外交和人道主义援助的重要性。因此,日本上个月向难民专员办事处在前南斯拉夫的人道主义活动认捐了2 000万美元。

萨拉热窝的重建和恢复是又一个主要关切的问题。我们日本正在竭尽全力确保在冬季困难到来之前满足萨拉热窝人民的紧迫需要。

我已在讲话中强调了强有力和前后连贯的国际努力的重要性。但归根结蒂,只有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和领导人才能决定其国家的命运。必要的是,该动乱地区

的各方应作出努力来实现全面谈判解决方案。我希望在这一努力中将进一步认识到他们可以依靠国际社会的鼓励、指导、和道义及物质上的支持。

萨姆汉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阿拉伯语发言):冷战的结束使人们希望将会在基于和平、安全、共处、发展和通过对话与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争端的气氛中处理国际关系。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发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局势继续恶化并变得更为复杂,特别是波斯尼亚塞族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采取了公然侵犯人权的行为。

这些违反行为包括在蔑视和无视每一项国际决议以及完全不必承担任何严重后果的情况下进行所有形式的野蛮灭绝、“种族清洗”、狂轰乱炸、破坏财产、使居民陷于饥饿、驱赶居民以及包围城镇和难民营。

尽管安全理事会已就这个问题通过了许多国际决议和主席声明,但我们认为,国际社会仍然无法承担其责任,并制止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的这种肆无忌惮的侵略,这一侵略不仅威胁到巴尔干地区,而且威胁到整个国际和平与安全。因此,国际社会在这个时刻不能对这种做法视而不见或袖手旁观,不采取有效和坚定的行动来制止波斯尼亚塞族人的侵略并消除其后果。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最近采取的放松对南斯拉夫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制裁的国际措施为换取关闭同波斯尼亚塞族方面边界的口头保证而忽视了该方支持塞族侵略者的立场。所有国际报告和每一件证据都显示,这样的保证并不是认真的,因为武器继续被运送给侵略者,而且,来自塞尔维亚和黑山的雇佣军分子继续在和侵略者一起作战。

我国代表团认为,如果国际社会必须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采取这一新的态度,那么在采取这样一种态度的同时还应采取严格的措施,来避免在损害受害者的情况下奖励侵略者。这种措施应该包括由一支有效的国际观察部队进行严格监督的安排,以便阻止武器越过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之间的共同边界流入波斯尼亚塞族侵略者手中。此外,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政府必

须正式承认在其现有国际公认的边界之内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并根据有关的国际决议把罪犯交给国际法庭。必须对波斯尼亚塞族方面施加压力,使其接受已得到联合国的支持并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所接受的接触小组的和平计划。

我国政府和人民一直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人民,尤其是该国穆斯林人口的不断恶化的处境深表关注。我们已经表示,波斯尼亚塞族人对这些居民的不断的侵略行为使我们感到痛苦,而且,这些行为还以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的成员以及人道主义援助车队为目标。我们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表示我们充分支持,并重申,我们强烈谴责塞族人的侵略。我们也再次呼吁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保证充分尊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主权、政治独立、领土完整和统一。国际社会一定不能受到低价讨价还价策略的愚弄。鉴于这一点,我们呼吁以安全理事会为代表的国际社会重新考虑其处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当前局势的方式,并考虑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在符合《宪章》的文字和精神并不使侵略者得到奖励的情况下公正和持久地解决这场危机。任何这样的解决都应以充分和无条件地执行国际法规则为基础,并导致结束现在给联合国的这个会员国的领土和居民带来的灾难的包围和侵略。

鉴于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达成一项持久政治解决办法的每一项国际外交努力都遭到了失败,我国再次呼吁大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各常任理事国通过下列措施为这场危机寻求一个公正的解决办法:

第一,建立清楚和明确的机制,以迫使波斯尼亚塞族部队根据国际和平计划撤出其占领的所有领土;

第二,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能够行使其庄严载入《宪章》第五十一条的合法的自卫权利,而这需要取消对该国政府实行的武器禁运;

第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应该加强采用在不事先警告的情况下进行空袭的措施,以便阻止塞族部队的违反行为;

第四,修改联保部队的任务,向其提供更大的权限,以便使其能够在为平民提供国际保护和保证人道主义援助



车队的行动方面发挥更有效的作用。在这方面,必须执行所有有关的安全理事会决议,特别是那些关于停火和迫使波斯尼亚塞族人接受国际和平计划的决议;

第五,支持并加紧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居民提供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的国际努力,并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使流离失所的人和难民根据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的规定返回其家园。

最后,我们再次重申,只有通过上述措施才有可能公正、全面和持久地解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因为这些措施将导致公正和持久的政治解决,并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能够恢复对其在安全和国际公认的边界内的所有土地的主权。从这个观点出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成为现在大会面前的决议草案A/49/L.14/Rev.1的共同提案国之一。

西拉伊特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自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冲突爆发以来,我们便一直目睹使用暴力和武力对本组织的一个会员国进行的征服。这场恐怖在过去一年中持续存在,不见丝毫缓和,不仅对该共和国的未来产生广泛影响,而且对巴尔干地区及其以外的区域产生广泛影响。这种升级以及导致的局势恶化充分反映了对国际社会及其决定的完全蔑视以及对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公然违反。

在这方面,印度尼西亚已经和其他不结盟国家以及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其他成员国一起作出了一贯的努力,谋求在《宪章》以及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各项决议的基础上迅速达成谈判解决。我们极为关切的是,这场力量悬殊的战争如果继续下去,就可能使我们临近潜在的灾难性后果的边缘,因为波斯尼亚面临着一种暗淡的前景,即它的多种族、多文化和多宗教的社会正在遭到强行拆散,其人民遭到残杀,而其独立和主权正在逐步受到损害。

我们仅仅需要回顾的是,早一些的和平计划已经失败,而由五国联系小组所进行的最新的和平计划是第三次试图通过谈判寻求一种办法来解决已使数目多得可怕的人丧生以及物资遭到破坏的冲突。这项计划只是要求波斯尼亚塞族人放弃波斯尼亚领土中遭到它们蹂躏的部分。它将大块大块的领土划给了侵略者,而在这些领土上原来

属于多数的穆斯林已遭到杀害或者已被驱逐而流亡,从而使波斯尼亚人必须回到他们现在将成为少数的地区。它甚至把波斯尼亚东部某些部分割让给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人。虽然该计划有严重的缺陷并造成肢解所带来的痛苦,但最初坚决反对重新划定的地图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还是勉强同意了这种划分。但是,它这样做的条件是要把它看作一项可以结束战争的全面协定的一部分,并希望计划中的不公正现象在和平恢复之后能够得到纠正。

波斯尼亚塞族人没有对波斯尼亚的和解原则立场作出积极反应,而是拒绝接受和平建议,从而开始了波斯尼亚战争的一个新阶段,甚至唤醒了再次进行大屠杀的危险的幽灵。其实,我们已经目睹了恐怖行为逐渐加剧,目睹了“种族清洗”的一个新阶段和对孤立的穆斯林飞地开始采取重大的进攻。对萨拉热窝的包围和扼杀正在继续进行下去。“安全区”和禁区正在受到侵犯而侵略者却逍遥法外。与此同时,由于遣返了数以十万计的难民,而流离失所者的人数也在令人不安的增加,这就加剧了本来已经日益恶化的局势。

在结束敌对行动的前景十分暗淡的期间,我们感到沮丧和失望的是,最近安全理事会决定放松对塞尔维亚的制裁,因为我们认为这种放松制裁的行为是草率和不成熟的。虽然塞尔维亚已经向国际社会保证它不再支持其代理人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努力进行的战争活动,但人们对于它对波斯尼亚塞族人将撒手不管的诚意仍有怀疑。鉴于贝尔格莱德一向口是心非,对塞尔维亚—波斯尼亚的边界进行严格的监督是极为必要的。

副主席祖哈尔里帕先生(奥地利)主持会议。

继续不让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进行自卫并保护其人民免受屠杀,这不能不视为否认《宪章》所规定的进行个别或集体的自卫的权利。不言而喻的是,由于侵犯了这一权利,侵略行为才在波斯尼亚继续下去。但尽管如此,波斯尼亚对于进行有效的国际干预或至少是解除其目的本来就不恰当的武器禁运的要求却没有得到重视。继续对侵略者及其受害者同时进行武器禁运,其后果是确保了种种暴行和愚蠢的杀人行为将持续下去。在面临着难以形容的恐怖行为的情况下,波斯尼亚人民没有其他的选择而只能是进行自卫。我国代表团一贯要求解除对波斯尼

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实行的不公正的武器禁运。在这方面,阿利亚·伊泽特贝戈维奇总统在1994年9月27日在大会发言要求正式解除禁运时,提出推迟6个月实施禁运,这再一次表明了波斯尼亚政府的和解原则立场。因此,安全理事会应义不容辞的明确宣布不执行其关于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行武器禁运的第713(1991)号决议。

此外,安全理事会应该举行会议,将波斯尼亚目前局势作为紧急事项处理,并采取有效措施执行所有有关决议,导致全面停止所有武装冲突并加强政治进程。这种作法所包括的措施有,确保有效的解除对萨拉热窝和其他被围困的城镇,特别是“安全区”的包围,以便防止再次发生同样严重的进攻行为。在面临波斯尼亚塞族人持续的不妥协态度的情况下,安理会的果断行动将对于确保实施最新的和平计划作出决定性的贡献。我国代表团认为,对于波斯尼亚塞族人坚持采取拒绝的态度,应该按照接触小组所表明的那样开始采取惩罚性的措施。同时,考虑到最近的事态发展,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的任务应该得到进一步加强,使它更充分的执行其任务。尽管显然还有必要保持警惕,但使我国代表团大为鼓舞的是联合国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在上周达成的协议以及协议设想采取的行动,其中包括对联保部队的活动以及禁区的保护以及对进一步的侵略行为采取反击行动的承诺。

鉴于和平进程出现的僵局及其潜在的破坏稳定的后果,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应该考虑设计一种谈判机制,其中包括召开一次结构适当的国际会议来处理在前南斯拉夫境内及其周围的冲突的更为广泛的各个方面,以期达成一项最终的公正解决。

正如6月在开罗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部长级会议所设想,这样的会议可以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召开,由冲突各方、联保部队部队出兵国、不结盟运动代表、伊斯兰会议组织的联系小组、欧洲联盟、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及秘书长参加。拟议中的会议的目标是,除其他事项外,实施立即停火和停止所有军事活动,扩大安全区,从而包括波斯尼亚的全部领土,充分尊重其主权和领土完整,公正地解决有关各方的要求以及建立执行协定的机制。

最后,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不结盟国家坚定地致力于和平解决争端。我们认为,诚意地恢复对话是解决这个冲突

的关键,在适当国际机制框架内的谈判解决仍然可以实现。

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完全符合大会过去通过的决议和国际法原则并且考虑到有关事态的发展。我国代表团认为,它应该得到一致的通过。

阿拉加尼先生(沙特阿拉伯)(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允许我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和政府致意,他们英勇抗议塞族人对他们以及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国家的文化和传统所进行的灭族性侵略。

在过去的两年中,大会及安全理事会所代表的国际社会继续以医生解剖青蛙的冷淡态度漠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悲剧,好象当谈到发生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穆斯林人身上的事情时,西方文明忘记了自己的一切口号。

我们已经看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如何通过接受西方联系小组建议的分治计划,甚至忘记了安全理事会宣布的原则。我们还看到如果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塞族人不接受那个计划,联系小组如何允诺采取强硬措施,并且看到在给贝尔格莱德政权充分的时间以证明其诚意并明确承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克罗地亚之前,安全理事会如何仓促地取消对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制裁。我们还看到塞族人如何以顽固和傲慢的态度继续藐视国际社会并且象木偶戏院里的木偶戏演员那样拉动所有关系的绳线。

在一邦其行动使人们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暴行的“种族清洗”者出现之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多年生活在多民族、多宗教及多文化的社会中。我谨在此提及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一位大穆夫提的谈话,他提醒注意在20世纪人们开始谈论多元化之前很久,塞拉热窝市便生活在多元化中,清真寺、基督教堂和犹太教堂并肩而立、和平共处。

虽然安全理事会通过许多决议使国际社会迫使侵略者向国际意志低头,但是国际社会所坚持执行的唯一决议是非法的。该决议违抗国际合法性的最基本原则并且否认国家的自卫权。这个决议是安全理事会对前南斯拉夫国家实行武器禁运的决议。

张伯伦在慕尼黑推行的绥靖政策现在在处理前南斯拉夫塞族人时颇有生气,我们再次发现张伯伦的精神继承者忙于推行其可怕后果已人所共知的臭名昭著的同样愚蠢的政策。

现在早该取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武器禁运。至于某些欧洲国家威胁要从联合国保护部队撤出他们的小分队,这种威胁等于这些国家放弃他们的国际主义和历史责任,因为他们在安全理事会的存在不是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服务,而是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利益服务。许多其他国家也能够派遣维持和平部队以取代那些因十分恐惧而无法正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侵略的国家。

塞族人所推行的拉紧绞索和违反安全区的政策仍然十分明显。他们仍然继续执行“种族清洗”、强迫迁徙和监禁政策。并且在继续执行这种政策时,负责安抚塞族人的国家试图说服国际社会习惯于这种作法,说这种作法已经是十分自然的既成事实。与此相反,国际社会应该使人类良知不忘局势的现实并且清楚地指出代表塞族人谈判的人只不过是应该受到惩罚的战争罪犯。

每天报告、采访、报章分析以及新闻报道向我们高谈阔论地叙述,力图把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所发生的事情描绘为仅仅是两个社区为争夺一块土地而进行的内战。他的最终目的是想说服国际公众舆论,这两派没有很大的区别。因此我们应确切地说明每一细节,并且再次向那些仍然保持顽固立场的人证实,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战争是以过时和原始的种族和宗教哲理煽动其仇恨的怀恨集团所进行的公然和明显的侵略。人们自然已经明白,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国是力图征服它的外国侵略的受害者。他由于缺乏武器而无力防御,因而乞求国际社会使它能行使其十分自然的自卫权。

继续谈论关押,监禁,强奸,强制迁徙,饿死一国的民众或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塞尔维亚各派犯下的那些可憎行径是毫无意义的。我们要响亮和明确地表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穆斯林拥有和世界任何民族一样的在其自己家园生存和执政的权利。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穆斯林绝不因其信仰而道歉,因为伊斯兰教是一个博爱、和平与共存的宗教。一个群体的信仰只有在新纳粹开始宣扬其“种族清洗”和种族纯洁的主张时

才成为一个问题。我们曾经希望,随着联合国的崛起,这些主张会被历史和以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消失所淘汰。

我们赞扬起诉应对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所作的各项努力,同时我们还愿声明,必须继续追究对妇女,儿童和老人所犯罪行的责任,并对所有犯下这些罪行的人进行惩处。另外,今后可能实现的任何和平解决都不应使这些凶手免受历史审判。儿童的鲜血和数以千计被强奸、被杀害的妇女痛苦和羞辱的哭声都要求我们负起责任,以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过去和现在发生的事件继续成为全人类脸上耻辱的烙印。

看到国际社会在世界各地处理冲突时十分坚定的确令人鼓舞。但是,新闻媒介每天都向我们展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穆斯林悲剧的许多方面,塞尔维亚人封锁道路并没收旨在向伤病员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在这个时候周围对没有执行安全理事会有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措辞明确的决议却一片沉默,我们必须对此提出质疑。第二天,媒介又向我们表明,联合国代表在帕莱向杀人凶手下跪,安抚和乞求他们。

9月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召开的伊斯兰会议组织第七届特别部长级会议曾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的痛苦发表一项反映国际舆论真正感受的宣言。会议声明,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实行的武器禁运是非法和不公正的,阻碍了该国行使自卫权。会议的决议强调会员国必须依照《联合国宪章》规定可单独或同其它友好国家合作行使自卫权的第51条,协助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行使这项权利。

关于对前南斯拉夫实行武器禁运的安全理事会第713(1991)号决议只能适用于塞尔维亚和黑山,因为不能对一个决议通过时尚不存在的国家执行这项决议。在这方面,我们再次要求安全理事会立即支持和重申自卫权,并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同样,我们重申伊斯兰会议组织各部长发表的宣言,即如果安全理事会不支持和维护这种自卫权,我们将认为不受第713(1991)号决议的约束,并要求所有会员国协助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行使其自卫权。

我们以非常耐心地等待。塞尔维亚人正在演出的闹剧就象讨厌的肥皂剧枯燥无味的情节那样重复不休：安全理事会向塞尔维亚人提出警告，而塞尔维亚人却一味搪塞，然后联合国代表就宣布由于担心保护部队中联合国人员的安全，很难采取任何行动，好象派遣这支部队是为了确保唯一的受害者应是穆斯林。我们希望，千百万计人民赋予其维护公理和抵御邪恶责任的联合国将认识到，现在已到了采取果断行为重申其信誉的时候了。

阿卜杜勒·莫明先生(文莱达鲁萨兰国)(以英语发言)：我要借此机会祝贺主席当选。我相信他将很好地领导我们。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局势仍然是对国际社会的挑战。国际和区域一级的各种努力没有导致在该国实现持久和平与稳定。波斯尼亚人民仍在遭受严重苦难。

文莱达鲁萨兰国赞扬波斯尼亚政府为通过展示谈判和妥协的意愿而秉善意行事所作的各项努力。我指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项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表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愿意把设法在法律上解除武器禁运的打算推迟达6个月。文莱达鲁萨兰国希望，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能够通过以更通融的态度谋求和平谈判作出同样的回应。同时，文莱达鲁萨兰国对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所作的人道主义工作表示赞赏。我们认为没有任何其它方法可以取代联保部队继续履行其使命。

关于继续制裁问题，文莱达鲁萨兰国也要同国际社会一起要求塞尔维亚和黑山承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克罗地亚的独立和领土完全，然后才可解除制裁。

就保护安全区而言，文莱达鲁萨兰国要敦促有关各方遵守安全理事会有关这个问题的各项决议。我们必须在谈判的同时确保妥善保护平民。

最后，文莱达鲁萨兰国的目标是在国际承认的边界内保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独立和主权。我们相信，这也是联合国每个会员国的基本目标。

埃拉拉比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自从大会通过第48/88号决议以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未取得

任何实质性进展。相反，局势已经恶化。平民继续受苦，历史性的首都萨拉热窝一再受围。被联合国指定为安全区的领土不再安全或受到保护。国际调解努力受阻，而且我们注意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已接受了所有和平计划，包括国际接触小组提出的最新计划，而塞尔维亚拒绝这些计划。国际社会早就应当对拒绝该计划并采取顽固立场的人同接受该计划的人之间加以区别。这应反映在对一方的惩罚和对另一方的奖励之中。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当前的形势使得联合国必须采取坚定、果断和迅速的立场。显然，迄今为解决该问题所采取的方法不严肃。这是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的耻辱。正如沙特阿拉伯代表刚才指出，我们目睹的是一场阴险和单调的肥皂剧，其中描述的只不是彻底剥夺波斯尼亚的人民权利。安全理事会和大会迄今已通过了60多项决议，都未得到执行。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寻找有效的方法，强行实施《宪章》规定的执行联合国决议的措施，以便纠正这一局面。

现在必须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军提供防御武器，使其能够行使合法的自卫权，这一权利载于《宪章》第五十一条。该条清楚地表明，自决是所有国家不能被剥夺或侵犯的一项自然的权利。

现代社会的准则完全拒绝集体惩罚的原则。应受惩罚的是犯罪的凶手。事实上，是在对前南斯拉夫组成部分的禁运的范围内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行武器禁运的。此后出现了某些事态发展，并导致只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行禁运。结果侵略的受害者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确成为被剥夺自卫权的一方，因为它无法获得行使这一合法权利的必要军事手段。因此，安全理事会现在应当大胆与合理地纠正这一不公平的局面，宣布第713(1991)号决议不适用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埃及代表团谨赞扬国际接触小组所作的外交努力。我们一向欢迎该小组同伊斯兰会议组织接触小组之间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进行的协商与合作。在这样说之后，我们必须呼吁接触小组履行其在和平计划中承担的义务，和接触小组证实将对拒绝该计划的一方强制执行的补充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取消武器禁运。

因此,鉴于塞尔维亚已拒绝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接受的新的和平计划,并鉴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总统伊泽特贝格维奇表现了国际社会应当赞赏的必要的灵活性,在本大会宣布让禁运在延长六个月,安全理事会不能心安理得和拒绝采取这一等待已久的步骤,即取消武器禁运,使会员国能够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提供必要的援助,以便它能够行使合法的自卫权。

埃及参加了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我们赞赏该部队所作的具体努力。我们谨在此重申修改联保部队授权的重要性,以使它能够真正保护该领土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居民,而不仅仅是护送和保卫人道主义援助车队。我们也必须指出,由于联保部队被部署在安全区,并且由于这些区域已根据安全理事会决议实现非军事化,威胁撤出联保部队是不合逻辑的,因为这种撤退将制造一种权力真空,必然鼓励侵略者以其军事实力迅速控制这些地区。因此,埃及代表团在此重申,联保部队应当继续执行其全部任务,直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军队能够有效防御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领土。

埃及代表团支持萨拉热窝文职协调员的努力。在这方面,埃及决定对萨拉热窝的善后作出贡献,派出一个专家和技术人员小组,费用为一百万美元。已经为这项贡献同联合国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当局进行接触。

最后,埃及作为决议草案的提案国之一,呼吁大会一致通过该决议,表明国际社会对目前处于困境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和政府的支持。

阿布哈桑先生(科威特)(以阿拉伯语发言):我们今天开会,正值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的困境,由于波斯尼亚塞族部队在波斯尼亚和黑山的支持下所推行的屠杀战争和可恶的“种族清洗”,而达到新的高潮。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已经多次目睹残暴侵略,其中一次就是伊拉克政权对我国科威特的侵略。我们看到过不少侵犯人权的情况,其中许多确实野蛮。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比现在仍在国际社会的眼皮下,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继续毫无缓和地进行的更加残暴的侵略加种族灭绝的情况。

这是一场悲剧竟发生在一个把承诺致力于人权、国际合法性和人的正义引为自豪的大陆上,确实具有讽刺意味。

几个星期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总统阿里亚·伊泽特贝戈维奇先生阁下在大会上讲话,向人们真实地介绍了在他的国家中继续发展着的严重局势。

不抱偏见的国际社会认识到这场人间悲剧的严重性及其后果,肯定已看到在处理这一问题中明显存在的偏差。我们极端关注有关驻扎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境内的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的情况。我们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一样感到关注的是,这支国际部队的职权和活动可能加重波斯尼亚塞族犯下罪行的危险,这些罪恶行径不能被遏制有时甚至被轻描淡写,或视而不见。

幸运的是,关于由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北约)部队执行禁区的概念,建立安全区的安全理事会第824(1993)和836(1993)决议的执行,已使局势有所改变。禁区确实体现了军事威慑和军事反应的概念,他们是安全区恰当定义的一部分。然而,联保部队以它自己对其职权的解释,重新界定了安全区。联保部队已经开始把波斯尼亚政府捍卫平民及其本身正当的主权利益的任何军事行动定为有害行动,同时对波斯尼亚塞族在禁区内使用重武器却默不作声,并把这种行为当作是波斯尼亚塞族维持其军事优势和现状的“必要”行动。

我们认为,联保部队的这种人为和自行确定的使命不顾实地事实情况,不分罪犯和受害者。事实上,两者的作用已被颠倒,现在受害者反被当作罪犯。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考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的请求,即联保部队停止违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违反《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有关决议的任何使命或活动。

我们已经阅读了起诉应对1991年以来在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的第一份年度报告,该报告已经提交本届大会。我谨感谢该法庭庭长安东尼奥·卡塞塞先生及其三庭所有成员提出这份宝贵的报告。这种法庭是一种新的试验性机构。

设立这一法庭,对国际社会来说,确实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联合国现在已有一套相当完整的国际准则,使国家和个人有义务人道地行事。该法庭的设立是对这些准则的考验,看看这些准则是否确实能够得到执行,变成活生生的现实。该法庭在现代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它是联合国设立的第一个刑事法庭;唯一类似的机构是曾在纽伦堡和东京开庭的两个国际军事法庭。该法庭的建立是对违反人道主义法最基本的信条,在前南斯拉夫境内犯下的各种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行采取的一种法律行动。1948年,国际法院指出,基本的人道主义考虑,在和平时期比在战争时期更加重要。希望这一法庭能够促进保护这些基本的人道主义考虑。

各人道主义机构和国际媒介证实,波斯尼亚塞族所控制地区继续发生极其残暴的“种族清洗”浪潮。1994年9月21日,3 000多名穆斯林和克族人,包括老人和残疾人,被野蛮地赶出家园,被迫逃往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控制地区。1994年7月中旬,10 000多名穆斯林和几百名克族人,包括老人和残疾人被迫逃亡。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已正式证实,在许多地区,包括比耶利纳和巴尼亚卢卡,“种族清洗”正进入最后阶段。

根据1992年10月6日安全理事会第780(1992)号决议所设专家委员会的报告(S/1994/674),审查了各种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和《第1号和第2号议定书》的情况。报告指出,因为对城镇和村庄,如普里耶多尔,的袭击,在自己的家中遭杀害的没有武装的平民——当然不是塞族人——数以百计,如果不以千计的话。报告还证实,波斯尼亚塞族所设的营地中已经出现某些格局,包括建立特别营地,以从事“种族清洗”,每天杀害被拘留者,以及有系统地使用强奸作为“种族清洗”和侮辱穆斯林的手段。

波斯尼亚塞族继续拒绝联系小组提出的和平计划。这只能延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的困境。波斯尼亚塞族部队继续拒绝解除他们对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其他许多城市和城镇的包围。这些部队还继续蔑视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继续违抗联合国决议。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感到国际社会,特别是欧洲国家软弱无能而大胆起来,欧洲国家对执行制裁和结束塞族侵略所必需的其他措施负有直接责任。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的悲剧是对我们大家的一个历史性挑战。迄今袖手旁观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灭绝战争的国际社会,必须负责,向波斯尼亚政府提供一切必要手段,以便他们维持一个可以独立生存的国家,一个民主和多文化的社会。任何潜在的和平协定也必须提供有效执行这种协定条款的手段。

因此,任何最终解决办法必须载明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今后安全的国际保障。鉴于塞族侵略者继续践踏国际决议,联合国必须着手实施本国际组织创始者提出的集体安全概念。这一概念本来在危机一开始就应在波斯尼亚实施。

国际社会,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必须提供必要保障,以便制止波斯尼亚悲惨局势的继续。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将整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宣布为“安全区”,并在波斯尼亚边界部署具有广泛而明确的授权、确实有威慑力的国际观察员。

塞尔维亚和黑山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的承认是考虑解除对其制裁的必要先决条件。塞尔维亚和黑山必须作出充分承诺全面执行安全理事会各项有关决议。要求联合国部队有效地保卫“安全区”,以发挥遏制作用。

由于波斯尼亚塞族继续拒绝接受接触小组提出的和平计划,因此,有必要解除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穆斯林共和国的武器禁运,以便使它能够行使其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规定享有的合法的自卫权。在侵略者的力量继续得到加强的同时,继续对受害者实行禁运违背了《宪章》的条款以及最基本的正义准则。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遭受的悲剧是当代历史上没有先例的。科威特人民和政府为了表示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的痛苦的同情,已向它们提供并将继续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物资援助。我们希望,此类援助将减轻它们的痛苦。

但是,仅仅减轻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的痛苦是不够的,也不是解决办法。国际社会必须承担其责任,保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并使该国人民能保卫自己。

科威特人民和政府对于穆斯林英雄的顽强不屈表示敬意，我们祈祷真主将举起他们的胜利旗帜并恢复其权利。我们祈祷实现神圣的《古兰经》所预示的和平：

“如果真主援助你们，那么，绝没有人能战胜你们。”（第三章，第160节）

格拉夫·楚兰曹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欧洲联盟发言。

欧洲联盟各成员国的共同目标是，施加最强大的压力，以通过政治解决办法结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战争和紧张局势。我们今天进行的关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的辩论使我们有机会集中注意在今后几个月中可以加强和平进程的那些因素。

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应以一种现实主义的观点为指导，因为这种观点有助于国际社会结束在波斯尼亚的战争和大规模、残暴和系统地违反人权的行为。我们要求严格尊重人权，尤其要求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和其他人道主义机构的代表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出拘留营。

我们尤其谴责波斯尼亚塞族在其控制的地区有计划地进行“种族清洗”。对负有责任的人必须追究其个人责任。我们再次强调为惩罚前南斯拉夫境内所有战争罪行而设立的国际法庭的工作非常重要。

接触小组向各方提出的和平计划已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支持，已为除一方外的所有方面所接受。该和平计划仍然有效，没有进行任何修改。

我们欣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作出果断决定，接受该和平计划。我们再次谴责波斯尼亚塞族拒绝接受该和平计划。他们由于作出这一决定而陷入彻底的政治孤立。在他们接受该和平建议前，不可能与他们进行任何政治对话或谈判。与他们试图甚至向其人民散布的谣言或错误信息相反，他们无法期望国际社会对和平计划进行修改。他们只有接受该计划才能摆脱目前的僵局。

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必须意识到，继续执行拒绝接受和平计划和进一步实行“种族清洗”的政策只能使他们

进一步走向深渊。当然，在各方接受和平计划后，作出各方同意的修改仍然是可能的。

我们欣见贝尔格莱德作出重要决定，支持接触小组的和平建议并关闭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与波斯尼亚的边界。我们还对建立佩尔纳斯上校率领的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的特派团表示热烈欢迎和支持。该特派团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全力支持。

我们指望贝尔格莱德当局将继续有效地关闭边界并支持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特派团。该特派团在贝尔格莱德就是否已有效地关闭边界持续地提出报告将为今后采取行动提供基础。因此，关于边界状况的任何资料应直接向在贝尔格莱德的特派团通报，以供进一步核实。

绝不能让目前波斯尼亚塞族的抵制和阻挠政策阻止和平进程向前推进。必须严格执行联合国对波斯尼亚塞族实施的制裁，直到他们满足国际社会的要求。同时，我们必须继续努力，以达成一项公正持久的解决办法。欧洲联盟认为重要的是进一步采取主动行动，利用各种奖惩措施以促成一项全面的和平解决办法。我们强烈支持和平进程增加新的内容，以克服波斯尼亚塞族持续顽固不化造成的停滞的危险。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对前南斯拉夫目前的局势负有主要责任，因此必须为朝着政治解决冲突取得进一步进展作出建设性贡献。只有贝尔格莱德采取进一步的重大步骤，用行动证明它真正改变了其在前南斯拉夫的政策，才可能在波斯尼亚塞族不接受和平计划的情况下进一步放松联合国的制裁。

我们认为，这样一条和平路线要求贝尔格莱德当局采取以下步骤：承认国际公认边界内的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继续同意接触小组的波斯尼亚计划，该计划将在波斯尼亚塞族接受和平计划的情况下确保平衡对待波斯尼亚的克族实体和波斯尼亚的塞族实体，包括与邻国建立平行的特别关系，只要这不违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联邦的完整性；同意在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的计划一旦定稿后把它作为解决克罗地亚联合国保护区问题的基础；维持有效与得到核查的制度，使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对波斯尼亚塞族的出口只限于人道主义援助，直到

帕莱接受接触小组的计划,维持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使对克拉伊纳塞族的出口受到同样限制的政策,直到国际会议有关克罗地亚联合国保护区的计划一旦定稿后为克宁接受,这一点需得到核查。

只有在贝尔格莱德采取这些大胆步骤的情况下,国际社会才可能作出大胆的反应。

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在推动实现这一解决办法的条件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在维持和平,协助人道主义努力还是在促进停火方面,联保部队的存在都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再次赞扬秘书长的特别代表、他的部队指挥官和联保部队的男女成员,以及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其他人道主义组织的工作人员所作的努力。他们往往冒着巨大的个人危险为波斯尼亚的和平而努力。

联保部队依然是克服这个遭受磨难的国家令人不满的悲惨局势,确保严格执行安全理事会决定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工具。联保部队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之间商定的密切协调将推动迅速有效地执行安全理事会所作的决定,特别是有关安全区的决定,以及与有关方面达成的相关协议。我们对最近军事活动加剧深表关注。在目前这个紧要关头它们威胁到实现和平的努力。

我们尤其关注萨拉热窝的局势及其被围困的危险。因此我们坚决支持使萨拉热窝完全非军事化,并呼吁联保部队立即最后完成有关非军事化概念的工作。

建立波斯尼亚-克罗地亚联邦将是朝着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现全面解决冲突采取的意义非常重大的步骤。至关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应该积极支持在各级发展波斯尼亚-克罗地亚联邦。设在莫斯塔尔的欧洲联盟机构是对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实现和解作出的一项具体和切实的贡献。在该机构成立后不久,科斯切尼克先生和他怀有满腔热忱的欧洲小组正在证明,能够逐步克服相互的仇恨和不信任,并打下基础,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各民族和平地生活在一起。本着同样的精神,欧洲联盟监测团正在调解不同民族,尤其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不同民族的努力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从前南斯拉夫的危机一开始,欧洲联盟就一直站在促进和平和减轻平民痛苦的最前列。我们带头提供对难民和平民来说非常重要的人道主义援助。我们决心继续向波斯尼亚的居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在这方面,我们再次强调自由和不受阻碍地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及重新开放图兹拉机场的必要性。

自今为止取得的进展和通过谈判解决冲突的前景可能会由于后果无法预见的决定而受到危害。冲突的扩散和敌对行动加剧的危险并未减弱。欧洲联盟严重关注解除武器禁运的后果。我们认为,在用尽所有渠道以前应该寻求政治解决冲突。这一阶段还没有到达。解除武器禁运必须依然是最后的办法。有关各方应该认真分析这种办法对局势的影响和它对平民、联保部队的安全和继续存在、以及和平进程和已经实现的积极发展可能造成的危险。

由于上述原因,我们不能接受解除武器禁运,因此我们将在有关这项决议草案的表决中投弃权票。

鉴于已经取得的结果,今后几个月里需要采取的行动是作出果断的政治努力,为和平解决冲突创造接触小组计划中所预见的必要条件。欧洲联盟仍致力于与我们的伙伴一道努力,以保持这一进程的势头。

与此同时,这些政治努力将需要国际社会的一致支持。因此,我们强烈呼吁希望给前南斯拉夫带来和平的各方在这个关键时刻充分支持导致朝着实施和平建议采取大胆步骤的努力。

副主席比格曼先生(荷兰)主持会议。

兹连科先生(乌克兰)(以英语发言):自从接触小组通过谈判实现解决的努力得到新的动力以来而出现的希望的感觉正在消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最近几个月甚至近几天来的事件,显示出当地的和平的脆弱性。毫无意义的兄弟残杀似战争似乎已进入新的危险阶段。遗憾的是,冲突各方继续把军事行动看作是解决危机的最可行和有效的方式,尽管它只造成新的受害者、新的痛苦和新的破坏。乌克兰代表团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军事行动的加剧深感关注,并敦促双方表现出耐心和克制。



我们认为,冲突各方不愿考虑生活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领土上其他种族的重要利益的做法、政治手腕以及依靠武力的情况,只会导致局势的恶化并使毫无意义的流血无限期延长。

乌克兰呼吁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表现出灵活性并加入国际社会旨在和平解决波斯尼亚危机的努力。

我们还要重申,我们谴责无论是谁犯下的卑鄙和非法的所谓种族清洗的行为。种族和宗教上的不容忍及敌意,只会给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各族人民造成长期不利的后果。停止侵犯基本人权和少数民族权利的野蛮和无耻行为,是这一被战争摧残的国家各个种族的利益所在。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愿看到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包含关于这些政策不可接受性及其与国际法准则不可相容性的一般规定。

乌克兰代表团愿对最近所表达的得到一些政治阶层支持的意见表示关注,这种意见认为联合国保护部队的构想从一开始就不正确。联保部队的任务正在受到质疑。它因该国持续的敌对行动及其无能为力而受到指责。

我们愿指出,在前南斯拉夫部署联保部队防止了流血情况的升级和变为巴尔干地区的一场全面战争。

乌克兰代表团完全同意秘书长的理解:

“不应让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各地区战争的继续遮盖该部队所完成的极为成功的维持和平工作。”  
(S/1994/1067,第12段)

联保部队人员的果断行动挽救了数以千计的波斯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的生命。他们给人民带来救援并试图把人口中最脆弱的阶层——儿童、妇女和老人——的痛苦减少到最低程度。我个人在萨拉热窝逗留期间,确信这些行动此刻是极为重要的。

乌克兰的一个营作为联保部队的一部分部署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萨拉热窝附近地区。我们的九名士

兵已在联合国的工作中丧生——而我刚刚得到的消息:昨天10名乌克兰士兵在所谓“激烈地区”中被打死。

当然,我们不能不强烈反对取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武器禁运的想法。我们理解要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它将使各方能够平等地战斗,然而,虽然这一行动会唤起我们的正义感,但如果我们确实要结束战争,这一逻辑就是完全错误的。

乌克兰认为,取消禁运将造成军备大量扩充以及加紧战争,它很快会引起邻国的卷入。

取消禁运不会阻遏波斯尼亚塞族人,而只会激发其他各方采取进攻来收回失去的领土,从而使联保部队人员成为人质以及冲突任何一方进攻的目标。

因此,乌克兰代表团在此阶段不准备支持有关取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武器禁运的决议草案的一些规定。

我国代表团认为,只有安全理事会能够作出取消武器禁运的决定,《联合国宪章》直接授权它就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负责和充分的决定。安全理事会通过实行武器禁运,已经表明它了解前南斯拉夫领土上的局势,而只有该机构能够改变自己的做法。

任何其他行动都会给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我们认为,它将破坏安全理事会建立的制裁制度,并因而损及代表国际社会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的胁迫行动的实质,并且还违背安全理事会第941(1994)号、第942(1994)号和第943(1994)号决议的规定。这种行动还会损害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在除人道主义援助之外停止对波斯尼亚塞族人的一切援助方面的合作,这种合作证明是有效的。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继续通过认真执行它最近开始的做法而赢得国际信任。

我们认为应及时处理在取消或停止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制裁方面采取进一步步骤的问题。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明确承认其邻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性,将大大促进和加速作出这样的决定。

最后,我要向大会保证:乌克兰将继续参加国际社会在争取有效地政治解决前南斯拉夫领土上的冲突方面所进行的联合努力。

埃尔德什先生(匈牙利)(以法语发言):毫无疑问,前南斯拉夫的各个国家和人民继续遭受的可怕的悲剧是联合国自其成立以来所面临的最为严重的挑战之一,也是国际社会几十年来所不得不面对的最令人心碎的困境之一。值此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进行辩论之际,我们认为,作出这样的回顾是及时的,即我们所有人都多次错过各种极好的机会,这些机会本来会使我们能够对侵略和大规模有系统地侵犯人权作出恰当反应。我们必须注意到,虽然国际社会及其各国际组织在减少这场悲剧的人道主义破坏范围方面作出了值得称赞的努力,但最终还是软弱无力地坐视在前南斯拉夫的这种民族主义愚陋的潮流以及盲目的种族中心主义的爆发。回想起来,很难理解这种领土征服、“种族清洗”和愚昧的不容忍的政策如何能够克服人们经常谈论的联合国的意志。答案恐怕在于在实施安全理事会在过去三年中就此议题所通过的多项决议和主席声明方面缺乏足够的政治决心。

今天,“波斯尼亚”一词已经具有特殊意义。它已远远不是欧洲地图上的一个风景如画的小国的简单名称。这个词原来的意义——尽管当地历史出现了各种曲折——是多种族和文化与宗教多样性的一个象征,并且是不同社区之间容忍与和睦相处的思想行得通的一个范例。但自从1992年4月对萨拉热窝的无情围困以来,“波斯尼亚”一词对那些生活在那里的人来说已成为毁灭和死亡的同义词,对世界各国那些认为自己能够与失去理智的仇恨进行斗争并努力帮助一个不幸的国家谋求生存的人来讲则是束手无策和失败的同义词。

在这一崇高的讲坛上,我们必须毫无自满地认识到我们所有人对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的这一严重失败负有责任。在当今的这种悲剧性情形当中,我们最起码能够得出一些适当的结论,以便避免这种流血在未来重演。在这方面,匈牙利对建立前南斯拉夫国际法庭表示支持,并且我们以极大的兴趣期待着其工作取得结果。

自从大会去年12月份最后一次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问题进行讨论以来,已经出现若干重要进展。北

大西洋理事会的决定、波斯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达成的《华盛顿协议》、以及克罗地亚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联邦之间作出的邦联安排都是朝着政治解决这场危机的方向迈出的重要步伐。我们确信,除一项各方都接受的全面解决方案之外不存在其他真正的解决方案。接触小组所提出的和平建议仍然是除战争与人类痛苦之外的唯一有效选择。我们对波斯尼亚塞族一方继续拒绝接受所提出的方案表示谴责。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任何丝毫能够让人接受的、为继续这场冲突提供根据的合理理论,特别是当我们记住谁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以下情况的主要受益者的时候:领土变更、对整个地区实行“种族清洗”、以及扼杀具有不同来历或信仰的各族人民之间的容忍、相互尊重与共存的原则。

我们必须承认,以如此多的鲜血和眼泪为代价所造成的这条鸿沟是很难填补的,暂且不谈这一具有毁灭性的范例对世界其他种族混合的国家最终可能产生的影响。准确地讲,这才是本世纪末最为深重的罪行。愈合这种严重创伤的努力看来更加困难,因为无法肯定一项我们所有人都渴望的全盘解决方案将包含促进《联合国宪章》各项原则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的原则的所有必要因素。为了各方的利益,这项解决方案包含尽可能少的可能导致新的危机和冲突的内容是必要的。如果能从前南斯拉夫的事件中汲取教训的话,这就是这种令人诅咒的现象居然能够在这个沾满血迹的世纪末仍然毒害无穷,因为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它已经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组织曾自豪地宣布的各项原则不能被忽视;它们必须成为前南斯拉夫问题得到任何公正与持久解决的核心。

匈牙利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决定关闭其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国际边境表示欢迎。我们认为,这项措施是正确的,尽管它早就应该根据安全理事会先前各项决议得到采纳。一个联邦共和国的神话也到此为止,正如人们长期以来所坚持认为的那样,它与波斯尼亚的冲突毫无关系。最近这项决定的合乎逻辑的后续行动则是萨拉热窝与贝尔格莱德之间相互承认。根据安全理事会第943(1994)号决议继续对某些制裁的部分暂停执行将取决于这项决定得到严格执行。此外,一旦所有必要条件均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克罗地亚得到满足,匈牙利十分有兴趣看到对贝尔格莱德的经济制裁得

到减轻和逐渐废除。在此方面,我们还愿提请南斯拉夫当局对在其自己领土上出现的令人担忧的问题给予重视,正象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所强调的那样,这些问题涉及少数民族的人权,而我们认为,这些问题获得解决会大大有助于使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回到国际大家庭的怀抱。

众所周知,由于匈牙利与其南边邻国在地理上的接壤和传统联系,我们尤其受到前南斯拉夫危机的影响。匈牙利在这个意义上不仅仅是联合国的另一个会员国,或那里事件的简单观察者,因为这场悲剧带来的后果与我们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这些后果包括繁荣的经济关系的中断、关闭多瑙河的航运、从前南斯拉夫逃离的难民进入我国领土、在我们南部边境之外的许多匈牙利少数民族所感受到的不稳定、以及在一个背着历史沉重包袱的地区发生的危机所具有的心理影响。这些才是决定匈牙利在这一十分复杂问题上所持的立场的因素,也是使我们对这些事件具有一种独特观察力和非常特殊的视角的原因。

我们面前决议草案的某些段落在我们看来似乎没有以充分令人满意方式来起草,或者提供最有效和适宜的方法来使我们更接近于结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悲惨冲突,或在冲突各方之间达成政治协议的基础上迅速解决该国的危机。但是,我们支持决议草案的要旨和所采取的广泛原则。在目前政治形势下,我们极为重视就此问题发出一个强烈和明确的信号,我们认为这一决议草案总的来说达到了这一目的。因此,我们准备支持该决议草案。

西塞先生(塞内加尔)(以法语发言):如果人们还怀疑三年多来一直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进行持续侵略的那些人的真正意图,那么自从西方接触小组今年7月30日提出其和平计划以来所发生的事件肯定已最终消除了这种怀疑。

波斯尼亚塞族一方拒绝了西方的和平建议,在藐视指导国际社会的准则和原则方面又迈出了更加强硬的一步。塞族一方就这样开始执行一项提高赌注和逃避现实的政策,这一步骤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由于塞族近几月来恢复了旨在阻拦联合国行动的军事行动,变本加厉地实行“种族清洗”,并加强对萨拉热窝的包围和袭击波斯尼

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安全区与被包围城镇的平民,所以这种威胁就更加严重。

对此新挑战作出的反应是安全理事会今年9月23日在其第942(1994)号和第943(1994)号决议中采取了一揽子措施,这些措施通过作出一种人为的区分来加强对波斯尼亚塞族的孤立,并且仅仅根据其在塞尔维亚和黑山的盟友所宣布的意图过早提出放松对他们的制裁。遗憾的是,这些措施没有防止波斯尼亚塞族部队同在克罗地亚被占领土上的塞族准军事部队合作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开展其有计划的恐怖运动。

因此,塞内加尔代表团重申其信念:在涉及保护联合国一个会员国--在这种情况下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统一的时候,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在行使其《宪章》第二十四条规定的职责方面的目标应该是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来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而不应在侵略者与受害者之间寻求平衡,这只会导致冲突及其造成的破坏和苦难的延续。

根据这些因素,塞内加尔和所有提案国一起支持文件A/49/L.14/Rev.1所载的、提交给大会的决议草案,大会将根据该决议草案的基本规定要求安全理事会就第713(1991)号决议不适用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政府表明立场。

实际上,承认和宣布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事业的合法性本身不足以制止侵略和种族灭绝,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遭受磨难的人民今天成了这种侵略和种族灭绝的受害者。国际社会的成员必须帮助该国及其人民行使《宪章》第五十一条赋予他们的单独和集体自卫的固有权利。

在表明其不断寻求和平的意愿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总统阿利亚·伊泽特贝戈维奇先生阁下在其向大会所作的讲话中提出了一项现实的和解方案,其要旨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中得到了重申,它应该使通过联合国控制下的方式在法律上解除武器禁运成为可能。

今天的辩论给塞内加尔代表团提供了机会,来赞扬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两方作出努力以便迅速执行《华盛顿

协议》，并再次呼吁塞族领导人加入这一联邦进程，这是维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多民族和多宗教特征的唯一方法，其领土统一和完整是不可谈判的。

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应该理解国际社会不可能认可或承认任何基于通过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来夺取领土的政策，关于前南斯拉夫境内人权状况的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和文件A/48/18所载的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的报告中叙述了这种政策的灾难性后果。

我们必须在此赞扬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和所有那些友好的人民作出的努力，他们每天都在努力，有时冒着生命危险来减轻这种侵略的无辜受害者的苦难。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希望呼吁已最终建立的国际法庭应该得到必要的资源来毫不延迟地开始执行所需要的程序，以便使所有那些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人民和在科索沃、桑扎克及伏伊伏丁那的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及匈牙利少数民族采取公然、有计划和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的负责人接受审判。

格里马先生(马耳他)(以英语发言)：作为个人，我们对继续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人类同胞遭受的苦难深感愤怒。作为政府，我们都对国际法和稳定受到的直接挑战深感关注，由于也毫无顾忌地蔑视态度继续嘲弄最为根深蒂固的人道主义法准则，这种挑战变得更为严重。

前南斯拉夫境内爆发的局势也许最为戏剧性地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内部动乱所能产生的影响，不仅是对其邻国产生的影响，而且也是对其所在的整个区域，乃至以外的地区产生的影响。相互依存关系及其与安全之间的关系已经明显地出现了一个新的和复杂的方面。

许多人已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反思：冷战的结束所导致的一个不幸的后果，看来是引发了被压制了半个多世纪的种族、政治和领土争端。当今在前南斯拉夫境内肆虐的受到压制的仇恨可能确实有其历史根源，然而，如果不是那些不惜一切代价报有其个人权力欲望的人加以培育和利用，这些根源本身是无法产生如此多的人类不幸的。

为制止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的流血已进行了若干尝试。应该支持为在这个被一场悲剧吞没的区域实现公正的和平并恢复稳定和理智而进行的每一个真心实意的尝试。

令人遗憾的是，国际社会为恢复和平所进行的各种努力仍然没有取得成功。由于如此大量的努力仍未实现其主要目标，人们可能有理由感到灰心和沮丧。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的事态发展可能证明是对本组织作用的一次考验。已经有人宣称，本组织已在发挥其新作用方面遭到失败。然而，这些批评者在其进行的评估中没有触及某些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如果没有驻扎构成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的人数达38 000的国际特遣部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今天的处境是否会更好？如果没有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和她的工作人员进行的英勇努力，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今天的处境是否会更好？如果没有国际会议联合主席为通过斡旋实现和平所进行的不懈努力，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今天的处境是否会更好？事实上，如果联合国决定不接受挑战，不面对其责任并在压力下退却，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今天的处境是否会更好？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一个有力的“否”字。

我们在总结前南斯拉夫境内的事态发展时可以吸取某些重要的教训。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在国家内部爆发战争时冲突性质的变化。一些人争论说，新出现的大量问题是新的国际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些人认为，这些问题是一个自然的，尽管是暂时的，适应新现实的过程。显然需要对国家内部的不稳定有更好的理解。我们必须查明国家内部那些可能威胁到更广泛的和平的具体根源。在我们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努力中需要有更多的洞察力，在那些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来自一个国家内部，而不是来自国家之间的情况中尤其如此。

我们虽然并不是说联合国应该干涉属于一个国家内部管辖权的事务，但确实认为，存在着一些特别的和非常的条件，在这些条件下，这种干涉是有道理的，并且是符合《宪章》的。在这方面，我们赞成秘书长在他最近写给《纽约时报》的文章中所表示的观点，他在其中写道：

“联合国必须更好地理解采取这种行动的有限的情况。”（《纽约时报》，1994年10月30日，第四部分，第15页）

正如我国副总理已在若干场合中声明的那样，马耳他政府坚定和明确地谴责在前南斯拉夫境内已经犯下的和继续犯下的暴行。我们谴责令人憎恶的“种族清洗”政策以及对手无寸铁的平民采取的毫无道理的侵略行径。我们确信，国际社会不会使肆无忌惮和有系统地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不受惩罚。无论这种罪行是个人犯下的还是团体犯下的，都应对犯罪者绳之以法。我国政府欢迎已经建立的国际法庭正通过公诉人办事处进行调查并准备起诉书，以便在年底以前提交供确认。

马耳他自始至终一贯地和明确地遵守并严格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定。我们认为，充分执行安全理事会采取的措施可以大大有助于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恢复和平并结束肆无忌惮和有系统地侵犯基本人权的现象。

相比之下，增加流入该区域的武器可以在冲突各方的破坏力量之间达成更大的平衡，但几乎将肯定导致更大范围的战争。在这方面，取消武器禁运可能使已经存在的死亡和破坏的恶性循环更为升级。

秘书长在关于本组织工作的报告中提到前南斯拉夫境内局势时强调：

“以军事手段强迫任何一方接受的解决办法最多只可能暂时抑制敌对行动，最后仍会把国际社会拖进更混乱的局面。”（A/49/1，第706段）

国际社会由于意识到，不应使施加压力的诱惑轻易取代进行说服的本能，已经在使用武力寻求解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冲突方面表现了极大的克制。

正如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组织法》的序言提醒我们的那样，由于战争起源于人的内心和思想，必须首先在人的内心和思想中解决战争问题。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的持久和平最终取决于经培育的政治意愿。如要结束当前的痛苦和不幸，所需要的不是武力，而是容忍、相互尊重和自由的力量。

巴图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我们又一次审议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正在持续的严峻局势。令人遗憾的是，该国的悲剧在过去十二个月中一直是国际议程上的当务之急。

尽管通过了许多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决议，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和人民做的所有承诺和保证仍然没有兑现。五国接触小组于今年7月1日提出的最近一项和平计划仍然没有得到执行。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本着和平的精神作出了重要的让步和牺牲。然而，它的建设性态度和诚意仍然没有得到回应。它付出巨大的牺牲所接受的和平计划明确指出，拒绝该计划的一方将受到惩罚，而同意该计划各项条款的一方将得到奖励。而所发生的事正好与此相反。当“种族清洗”运动愈演愈烈，萨拉热窝和其他安全区一直受到扼杀的时候，我们深为愤慨地看到通过了放松对塞尔维亚和黑山制裁的安全理事会第943（1994）号决议。波斯尼亚人民再次彻底失望，并感到国际社会背叛了他们。在波斯尼亚受到扼杀的城镇和村庄中，人民正心怀希望在隆隆的炮声中为生存拼命挣扎。他们仍被剥夺行使其固有的自卫权利的手段。

我们已经到了一个紧要关头。首先，必须迫使塞族人接受和平计划。第二，必须对塞尔维亚和黑山施加压力，使他们承认在其国际公认的边界之内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和马其顿。第三，应该在波斯尼亚塞族控制的地区与塞尔维亚和黑山之间设立一种有效的边界监督制度。第四，应该毫不迟疑地采取迅速和有效的措施以结束扼杀塞拉热窝和其他“安全区”的行动。

没有任何事情要比使波斯尼亚人民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取得行使其自卫权利的手段更为重要。因此，我们对美国向安全理事会提交的决议草案表示欢迎并予以坚决支持。决议草案反映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的负有建设性的立场并指出将推迟6个月执行该项决议。决议草案也符合5国接触小组的承诺。他们强调指出，一旦波斯尼亚塞族一方继续拒不接受接触小组的和平计划，安全理事会就不可避免地要做出决定，解除武器禁运。我们吁请5国接触小组的所有成员坚持他们的承诺。

现在正在继续向塞族人发出错误的信息。在等待对塞族人拒不接受和平计划的态度做出适当而果断的反应时,我们再一次注意到5国接触小组中一些成员发出了相互矛盾的信号,表示可以积极考虑塞尔维亚方提出的新的要求。国际社会不能也不应该接受旨在改变和平计划从而可能导致波斯尼亚解体的任何企图。今天摆在我们面前并由我们荣耀地共同提出的决议草案A/49/L.14/Rev.1重申了不能接受通过使用武力获取领土的原则,并强调了国际社会不会接受“种族清洗”的后果。它还强调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继续进行侵略的行为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同时也严重地障碍了和平进程。

我还必须重申我们对《华盛顿协议》的承诺和支持。我希望我们今天将以协调一致意见通过的决议草案把这些协议描述为一种总体解决办法的典范。这些协议所确

立的联邦也允许塞族人参加。事实上,这些协议确定了在波斯尼亚实现公正可行的和平的原则。它们明确了维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作为一个多文化、多宗教和多种族的国家的领土完整和统一的基础。不能让侵略者破坏这一目标。

我们希望侵略者将注意到来自国际社会的这一坚定信息。我们呼吁塞尔维亚方停止其蔑视国际法的行为。

我们将继续积极地支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英勇的人民为争取生存、自由和民主而进行的正义斗争。

下午1时15分散会